

# 《小雅·谷风之什·北山》诗经译文注释及鉴赏

作者：有故事的人 来源：范文网 [www.wtabcd.cn/fanwen/](http://www.wtabcd.cn/fanwen/)

本文原地址：<https://www.wtabcd.cn/fanwen/zuowen/1693951190724085.html>

范文网，为你加油喝彩！

## 写给高三的自己

### 《小雅·谷风之什·北山》诗经译文注释及鉴赏

#### 《小雅·谷风之什·北山》诗经译文注释及鉴赏

《诗经·小雅·谷风之什·北山》译文爬上高高的北山,去采山上枸杞子。体格健壮的士子。从早到晚要办事。王的差事没个完,忧我父母失奉侍。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有关《小雅·谷风之什·北山》诗经译文注释及鉴赏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

#### 《小雅·谷风之什·北山》诗经译文注释及鉴赏1

## 《小雅·谷风之什·北山》

先秦：佚名

陟彼北山，言采其杞。偕偕士子，朝夕从事。王事靡盬，忧我父母。

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大夫不均，我从事独贤。

四牡彭彭，王事傍傍。嘉我未老，鲜我方将。旅力方刚，经营四方。

或燕燕居息，或尽瘁事国；或息偃在床，或不已于行。

或不知叫号，或惨惨劬劳；或栖迟偃仰，或王事鞅掌。

或湛乐饮酒，或惨惨畏咎；或出入风议，或靡事不为。

### 《小雅·谷风之什·北山》译文

我一步步登上高高的北山，一颗颗采撷着红红的枸杞。像我这样身强力壮的士子，每天起早拉晚忙得不停息。国君家的公事无尽又无休，最忧心无闲问候父母起居！

你看广袤无垠的普天之下，没有一处不是国君的封土；你看各处封土的天边尽头，没有一人不是国君的奴仆；可叹那大夫分配劳役不公，唯独让我为国事如此劳苦！

四匹雄壮的马儿奔走蹀躞，我为国君公事不停地奔忙。国君忙不迭赞我宝刀未老，啧啧称赞我正当年富力强。我自我感觉也是膂力正壮，尽心尽力地奔波经营四方。

但我看到有的人静享安乐，有的人鞠躬尽瘁操劳国事；有的人安睡在床高卧不起，有的人奔波不停劳作不止；

有的人不闻不问百姓号叫，有的人勤\*\*不息忧心烦恼；有的人早睡晚起高枕无忧，有的人忙于国事长期操劳；

有的人完全沉溺饮酒作乐，有的人谨小慎微不敢承担；有的人出来进去高谈阔论，有的人忙里忙外万事都干！

### 《小雅·谷风之什·北山》注释

言：语助词。杞：枸杞，落叶灌木，果实入药，有滋补功用。

偕(xi é)偕：健壮貌。士：周王朝或诸侯国的低级官员。周时官员分卿、大夫、士三等，士的职级最低，士子是这些低级官员的通名。

靡(m )盬(g )：无休止。

忧我父母：为父母无人服侍而忧心。

溥(pǔ)：古本作“普”。

率土之滨：四海之内。古人以为中国大陆四周环海，自四面海滨之内的土地是中国领土。《尔雅》：“率，自也。”

贤：多、劳。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：“贤之本义为多……事多者必劳，故贤为多，即为劳。”

牡：公马。周时用四马驾车。彭彭：形容马奔走不息。

傍傍：急急忙忙。

鲜(xiǎn)：称赞。郑笺：“嘉、鲜，皆善也。”方将：正壮。

旅力：体力。旅通“膂”。

经营：规划治理，此处指操劳办事。

燕燕：安闲自得貌。居息：家中休息。

尽瘁：尽心竭力。

息偃：躺着休息。偃，仰卧。

不已：不止。行(háng)：道路。

叫号(hào)：呼号。毛传：“叫呼号召。”

惨惨：又作“惓惓”，忧虑不安貌。劬(qú)劳：辛勤劳苦。

栖迟：休息游乐。

鞅(yāng)掌：事多繁忙，烦劳不堪的样子。钱澄之《田间诗学》：“鞅掌，即指勤于驰驱，掌不离鞅，犹言身不离鞍马耳。”

湛(dān)：同“耽”，沉湎。

畏咎(jiù)：怕出差错获罪招祸。

风议：放言高论。傅恒等《诗义折中》：“或出入风议，则己不任劳，而转持劳者之短长。”

靡事不为：无事不作。傅恒等《诗义折中》：“勤劳王事之外，又畏风议之口而周旋弥缝之也。”

## 《小雅·谷风之什·北山》鉴赏

《小雅·北山》这首诗着重通过对劳役不均的怨刺，揭露了统治阶级上层的腐朽和下层的怨愤，是怨刺诗中突出的篇章。

诗的前三章陈述士的工作繁重、朝夕勤劳、四方奔波，发出“大夫不均，我从事独贤”的怨愤。“嘉我未老”三句典型地勾画了大夫役使下属的手腕，他又是赞扬，又是夸奖，活现了统治者驭下的嘴脸。

后三章广泛运用对比手法，十二句接连铺陈十二种现象，每两种现象是一个对比，通过六个对比，描写了大夫和士这两个对立的形象。大夫成天安闲舒适，

在家里高枕无忧，饮酒享乐睡大觉，什么征发号召不闻不问，吃饱睡足闲磕牙，自己不干，谁干却去挑谁的错，说谁的闲话。士却被这样的大夫役使，他尽心竭力，奔走不息，辛苦劳累，忙忙碌碌，什么事都得去干，还成天提心吊胆，生怕出了差错，被上司治罪。

这样两种对立的形象，用比较的方式对列出来，就使好与坏、善与恶、美与丑在比较中得到鉴别，从而暴露了不合理的等级社会的不平等事实及其不合理性。

在对比之后全诗戛然而止，没有评论，也没有抒发感慨。通过鲜明的对比，读者可以自然地得出结论，多让读者去体味涵咏，不必直写。所以，吴闿生《诗义会通》评论这是“妙笔”。

唐韩愈的著名长篇五言古诗《南山》，其中有两段，一段连用十九个以“或”字起句的句子，另一段连用三十个以“或”字起句的句子，都是两句一对比。很明显，韩愈借鉴了《小雅·北山》的这种手法。但是，韩愈的诗未免过于铺陈繁富，如沈德潜所批评：“然情不深而侈其辞，只是汉赋体段。”比较而言，韩愈诗不如《小雅·北山》情切而明晰。

第五章首句“或不知叫号”，现代学者多释为“呼叫号哭”，译释为“人间烦恼”（余冠英）、“悲号”（金启华）、“人叫号”（袁梅）、“放声大哭”和“民间疾苦”（程俊英）等等，多是说这位大夫听不到人民痛苦的怨诉或号哭。这样来译释，多少感到突兀、牵强，不很圆融。“叫号”一词，毛传解为：“叫呼号召。”孔疏解为：“叫号，连绵字……叫呼号召四字同义也。”傅恒等《诗义折中》解为：“耳不闻征发之声。”吴闿生《诗义会通》解为：“叫号，呼召也，不知上有征发呼召。”近人陈子展《诗经直解》解为：“不知道有号召。”这些解释比较接近原义。

照这样解释，诗中这位悠然自适、贪杯耽乐的大夫，根本不闻不问朝廷的征发呼召，除了吃喝玩乐睡大觉，就是闲聊扯淡。这个形象是比较丰满的。《诗经》的注疏遗产很丰富，有些旧注并没有错，不必曲为新说。

这篇诗在封建社会起到了讽谏作用。等级森严、任人唯亲的宗法等级制度，必然造成如《小雅·北山》诗中所描写的上层的腐败和下层的怨愤，统治阶级这种内部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，必将是内部的涣散、解体以至灭亡。所以，清高宗敕撰的《诗义折中》也强调说，劳逸不均就是“逸之无妨”和“劳而无功”，因此就会上层腐败，下层撙挑子，这是关系国家存亡之“大害”。诗中暴露的一些现象，在今天的现实中也是存在的。

## 《小雅·谷风之什·北山》诗经译文注释及鉴赏2

陟彼北山，言采其杞。 偕偕士子，朝夕从事。

王事靡盬，忧我父母。

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 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

大夫不均，我从事独贤。

四牡彭彭，王事傍傍。 嘉我未老，鲜我方将。

旅力方刚，经营四方。

或燕燕居息，或尽瘁事国。 或息偃在床，或不已于行。<sup>(11)</sup>

或不知叫号，或惨惨劬劳。<sup>(12)</sup>或栖迟偃仰，或王事鞅掌。<sup>(13)</sup>

或湛乐饮酒，或惨惨畏咎。<sup>(14)</sup>或出入风议，或靡事不为。<sup>(15)</sup>

【注释】 陟(zhì至)：登。言：语助词。杞：枸杞。 偕偕：身体强壮的样子。士子：作者自称。从事：为国王办事。 靡盬(gǔ古)：没有止息。 溥：通“普”。 率：循，沿着。滨：水边，借指边界。 贤：多。 彭彭：强壮有力的样子。傍傍：奔走不得止息的样子。 嘉：夸奖。 鲜：善，这里引申为称赞。将：强壮。 旅：通“膂”。旅力，体力。 或：有的人，下同。 燕燕：安逸舒适的样子。尽瘁：不留余力。(11)偃：卧。已：停止。(12)叫号：痛苦呼号。惨惨：忧虑不安。劬劳：辛苦劳累。(13)栖迟：游息。偃仰：安居。鞅掌：忙忙碌碌。(14)湛(dān担)乐：过度享乐。咎：灾祸。(15)风议：讽刺议论。风，通“讽”。

【译文】登上北山顶，我把枸杞采。士子身强力壮，从早到晚忙碌。君王差遣无止休，父母为\*\*夜担忧。普天之下，哪片不是君王的土地；四海之内，哪个不是君王的臣仆。大夫执\*\*\*不公平，给我的差事特别苦。四马驾车向前走，王事纷纷没个头。说什么我正年轻。身体健壮有才能；说什么年富力强，应该奔走四方。有的人居家中安逸享受，有的人为国事烂额焦头。有的人吃喝完高枕无忧，有的人在驿路日夜奔走。有的人不了解民间疾苦，有的人忧王事累断筋骨。有的人悠闲自得享清福，有的人为国家操劳忙碌。有的人贪口饮酒作乐，有的人整日里担心灾祸。有的人出入自由冷嘲热讽，有的人手不停样样都做。

【集评】清·姚际恒：“‘或’字作十二迭，奇。末处无收结，尤奇。”(《诗经通论》卷十一)

清·方玉润：“幽王之时，役赋不均，岂独一士受其害？然此诗则实士者之作无疑。前三章皆言一己独劳之故，尚属臣子分所应为，故不敢怨。末乃劳逸对举，两两相形，一直到底，不言怨而怨自深矣。此诗人善于立言处，固不徒以无数或字见局阵之奇也。”

又：“归重独劳，是一篇之主。末乃以劳逸对言，两两相形，愈觉难堪。”(《诗经原始》卷十一)

清·沈德潜：“《鸛鸣》诗连下十‘予’字，《蓼莪》诗连下九‘我’字，《北山》诗连下十二‘或’字。情至，不觉音之繁，辞之复也。后昌黎《南山》用《北山》之体而张大之，下五十‘或’字，然情不深而侈其辞，只是汉赋体段。”(《说诗碎语》卷上)

清·傅恒、孙嘉淦等：“或安居于家，或尽瘁于国。或高卧于床，或奔走于道。则劳乐大悬殊矣。此不均之实也。或耳不闻征发之声，或面带忧苦之状。或退食从容而俯仰作态，或经理烦剧而仓卒失容，极言不均之致也。不止劳逸不均而已。或湛乐饮酒，则是既已逸矣，且深知逸之无妨，故愈耽于逸也。或惨惨畏咎，则是劳无功矣，且恐因劳而得过，反不如不劳也。或出入风议，则已不任劳，而转持劳者之短长。或靡事不为，则是勤劳王事之外，又畏风议之口而周旋弥缝之也。此则不均之大害，而不敢详言之矣。”（《诗义折中》卷十四）

【总案】《孟子》尝论此诗，以为是写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。《诗序》亦以为“大夫刺幽王也，役使不均，己劳于从事，而不得养其父母焉。”后儒无异说。清姚际恒始认为本诗是士所作，用以讽刺执\*\*\*大夫的不均。我们认为，姚说较为符合实际，周代统治阶层内部等级森严，士为下层。朝夕从事而不得闲的士，看到高层统治者整日饮酒享乐，对比自己的经营四方，唱出了这首愤愤不平的诗歌。全诗排用了六个对比的句子，十二个“或”字，集中反映了士与大夫的劳役不均，苦乐不同，使之形成鲜明的对照，充分表现了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。

更多 实用文体 请访问 [https://www.wtabcd.cn/fanwen/list/93\\_0.html](https://www.wtabcd.cn/fanwen/list/93_0.html)

文章生成doc功能，由[范文网](#)开发